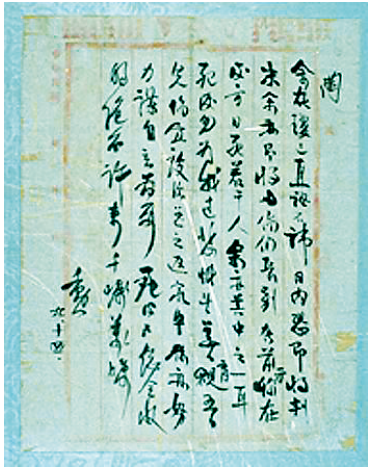


编者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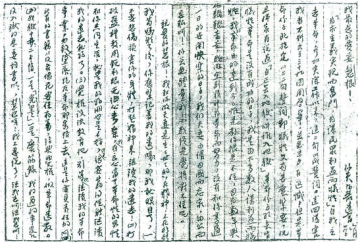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国家,为了民族,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英勇牺牲,抛头颅洒热血。他们的英雄事迹让人感动,他们的遗书更是展示了高尚的情操和质朴的革命情怀。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,我们重温跟海南有关的3名烈士的遗书,去体验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内心世界,继续接过他们的旗帜前进!

北伐战争中,国民党右派发动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疯狂屠戮中国共产党员,无情地镇压了参与罢工的革命群众。政变迅速波及到江浙、安徽、两广等地,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,无数先烈在斗争中流血牺牲,为争取人民的自由和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这3封烈士遗书,一直被完好保留到今天。日前,记者来到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、研究员邢诒孔家中,请他与我们一同打开这份尘封的历史记忆,走近那段烽火狼烟的革命岁月,感受李硕勋、王器民、麦宏恩3位烈士临刑前一笔一划记录下来的伟大抱负和崇高信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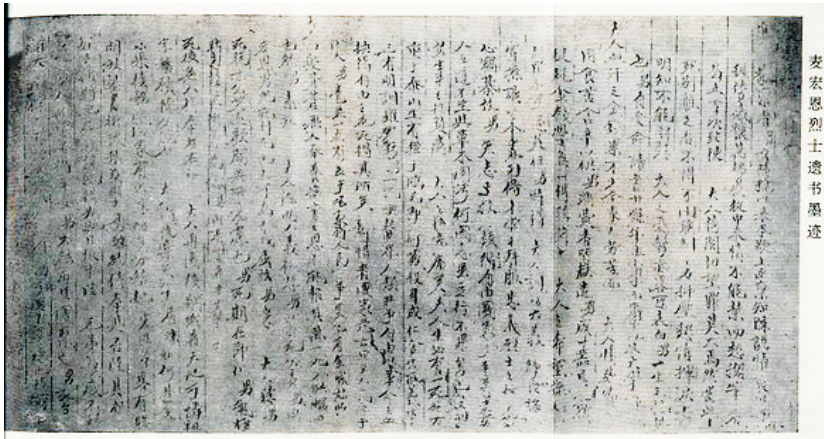
李硕勋的遗书



王器民遗书

三封遗书传世 一份信仰永存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



麦宏恩遗书

忠骨埋琼崖,铁血照汗青

“陶:

余在琼已直认不讳,日内恐即将判决;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。在前方,在后方,日死若干人,余亦其中之一耳。死后勿为我过悲。惟望善育吾儿,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,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。死后尸总会收的,绝不许来,千嘱万嘱。

勋九·十四”

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硕勋,于1931年9月在海南英勇就义前,给妻子赵君陶留下的绝笔。字里行间,饱含着对革命事业的一腔热血,体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

现代文学家、历史学家郭沫若读到这篇遗书,不禁感叹:“五星红旗是无数志士的鲜血所染成的,硕勋同志的血也在里面炫耀着。捧读遗书,从容就义、慷慨临刑的精神活跃于纸上,使千百代后人见之,亦当肃然生敬。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,是训育革命后生的不朽教材。”

“那一年,琼崖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的成立,推动海南土地革命达到第二次高潮,也使中共广东省委意识到海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。”邢诒孔说,但与此同时,原中共海口市委书记严鸿蛟被捕叛党,令特委书记黄学增惨遭杀害,琼崖特委和海口市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。1939年8月,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李硕勋临危受命,别过妻儿,渡海来琼指导作战的。

前有严鸿蛟处心积虑编织的大网,后有通形暗处的内部特务,摆在李硕勋面前的,俨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副血盆大口。加之他来自四川,口音浓重,又不懂海南方言,无法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,一上岛就顶着搜捕开展革命工作,才第五天就不幸被捕入狱。

邢诒孔说,李硕勋入狱后,狱中党支部想联系琼崖特委对其实施营救,但他却执意反对,不愿意让更多同志冒险牺牲。就像他在遗书中对妻子说的:“在前方,在后方,日死若干人,余亦其中之一耳。”短短一句话,体现了在李硕

勋平静的内心当中,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
此时,李硕勋被国民党反动派以酷刑折磨,浑身皮开肉绽,鲜血淋漓,双腿也被无情地打断。但他一身铁骨铮铮,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以外(即“余在琼已直认不讳”),其余事情咬紧牙关,坚守党的秘密至死仍不屈服,最终于9月5日在海口东校场慷慨赴死,年仅28岁。

这封遗书还留下一个历史谜团。当时国民党办的《广州日报》上声明9月5日已将李硕勋枪决,相关档案也证实了这一时间,但李硕勋的遗书落款时间却是“九月十四日”,令人费解。

邢诒孔曾为此赴京与李硕勋的家人讨论,提出两种可能:一是李硕勋入狱后无法了解日期,就向周围的海南籍狱友询问,因为狱友的口音把“是四号”错听成了“十四号”;二就如李硕勋在信中强调“绝不许来,千嘱万嘱”,是为了防止妻子因为来找他陷入危险,有意将落笔日期延后的。

“李硕勋就义时其子只有3岁,妻子腹中还怀着女儿。”邢诒孔说,后来,赵君陶将女儿命名为“琼”,以纪念丈夫为琼崖革命作出的牺牲,之后便一边继续革命工作,一边独自将儿女培养成才,也算是对遗书中那句“惟望善育吾儿”最好的告慰。

“两为”志革命,“五嘱”告妻儿

“我最念的爱妻慧根!

‘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,为谋民众利益而牺牲’。自我立志革命……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,我的目的达到了。……我苟牺牲了后,你应紧记着我的遗嘱,那我就瞑目了。(一)不要悲伤损害你的身体,打起精神来继续我的遗志!……(五)我狱中抄二本簿,一是《冤墨》一是《磨筋录》,……继我志呵!继我志呵!

你夫阿器遗言

六月廿八日”

1892年,在海南会同县(今琼海市)塔洋区美果村,一个被取名为王器民的小男孩降生了。

由于父母早逝,全靠姨母辛苦抚养成人,王器民在15岁就立下宏志,要创一份家乡的报纸,“以为开通琼崖的利器”,无奈响应者寥寥,只好下南洋谋生。侨居生活虽然安稳,但他始终牵挂着千里之外的海南,于24岁那年回乡苦读,最终考上了上海水产专科学校,并在学校里立下了改造社会的理想。

五四运动时期,海南籍学生郭钦光在北京遭反动派毒打,愤愤而逝,王器民知道后怒而回乡,在海口参与组织学生运动,与其他进步青年一起,把海南青年运动推向了高潮。

邢诒孔说,遗书中的头两个“为”,即“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,为谋民众利益而牺牲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撑。在筹资创办《琼崖旬报》,编写《大义灭亲》、《蔡锷出京》等剧本,以及被组织派往南洋开办工人夜校等期间,他都把这两个“为”当作前进不可或缺的动力。

王器民鞠躬尽瘁,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宣传教育工作。在“四一五”政变中被捕后,他仍然表现出无畏和执着,挥笔写下:“革命分子如无肯牺牲,革命是没有成功的日子。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,我的目的达到了。”

他看到了革命必将有流血的一面,而他的鲜血将洒在无数革命者前进的道路上,他所创办的报刊和夜校将为这条路的铺建尽了全力。1927年7月,王器民被敌人杀害于广东江门,时年35岁。

邢诒孔特别提到,王器民在遗书中向妻子高慧根写了5条嘱托,包括让她保重身体,悉心教育儿子,还希望其破除礼教改嫁一个“有良心,富于革命性的男性”。在当时女子改嫁极易遭人诟病的社会背景下,王器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能作出如此真挚的表达,不难看出,在打破旧礼教、致力女性解放上,夫妻二人已有高度共识。

王器民的这5条遗愿,几乎都提到了继承其志,邢诒孔说,尤其是末尾的“继我志呵!继我志呵!”不是悲恸地慨叹,而是衷心地嘱托,希望自己深爱的妻子能够节哀、教子、承志。

情至深,意难平,王器民为民死、为志亡的精神随着泛黄的信笺永世流传。

以革命之血,换自由之花

“双亲老大人膝下:

敬禀者:男自陷狱以来……故男矢志救人类于自由,国家于平等,尽为人之道,不至与草木同污。……人生必有一死,死有重于泰山,生有轻于鸿毛,即死何憾!……以革命之血,换得自由之花,死得其所矣!……然男素知大人深明大义,只恐男以不死,必责男曰:“宏恩,男儿死则死也,不可为不义屈。”……特此敬上。

男 宏恩敬禀

夏六月廿四日”